千帆过尽水悠悠

谷 昭

如果说，杭州西湖是风情万种的贵妇，扬州园林是家道中落的怨女，淮安勺湖园则是恬淡内敛的小家碧玉，悄然静立在淮安古城一隅。

我每次走进勺湖园，总能听到一个看尽千山不是山的古典女子在抚琴吟诵，那是繁华褪去之后的平静和鸟鸣之后幽静的山涧。这儿没有都市的喧嚣，没有俗世的烦忧，没有尔虞我诈，没有心浮气躁……但在清隽秀美、古典精致中却隐藏着几许清高和气傲。

遥想淮安的曾经，有着何等的锦绣气象。运河上商船云集，拉纤摇橹，舟行千里。岸边则店铺林立，人声鼎沸，不舍昼夜。会馆园林里方言萦绕，诗酒唱酬，兴致盎然。而运河之畔的文通塔，砖石砌筑，七层八角，腰檐相迭，高大宏伟。时人登塔远望，正是一番“红灯十里帆樯满，风送前舟奏乐声”的壮丽景象。现在的文通塔，早已没有那种纷繁，历经千年时光，它安静地站在紫竹林面前，庄重古朴。但我从来没有登过塔，不想打扰它的清修。

塔的前面有一小井，名为“漂母井”，已经干涸见底，没有一滴水，唯有井栏上刻着深深的沟槽，诉说着兵仙韩信“生死一知己，存亡两妇人”的传奇人生。井边的竹林里，站着两个文臣和两个武将的石像，他们低眉垂目，神情肃然，是陪护还是看守？没有人说得清。只知道他们站在这里很久了，风雨之中见证了这座城的繁华与落寞。

勺湖园多有石头，那些曼妙婀娜的石头，散散落落地立在塔后湖边，或铁骨铮铮、英气勃发，或智有乖巧、灵气游动，或怪中有格、异中见韵，或玲珑剔透、透中见光。文人雅士大都喜欢石头，尤为喜欢透、漏、瘦、皱之石。正如沈均儒先生所说的那样：“石不能言最可人。”其实，石头是有棱角的，看到这些石头，我仿佛听到时光的一声叹息。

在那声包含沧桑的叹息里，弯弯曲曲的青砖小路，就像抖落一身风尘的足印，从历史的喧嚣走向现实的平淡。左侧是碧波荡漾的一湖春水，形似一把弯弯的玉勺，在垂柳和云墙的悉心照顾下，安详恬静。湖面上开始的时候只是一片淡淡的蓝，继而是深蓝，蓝到极点就变成了绿，随风而来的荷香，也染上了一层毛茸茸的绿，沁人心脾。若有一场细雨，就更令人陶醉了。这个小家碧玉的佳人，心潮就开始澎湃起来，只要一个春波流转，就已让你迷失方寸。

漫步湖边，有“神怡”“清趣”二道玲珑别致的圆门。年轻男女大都喜欢依靠在这两道圆门上留影，仿佛依偎在这袅袅婷婷的江淮山水之间，或许也是想给自己一个圆满的境况吧。过圆门，就有古色古香的建筑呈现在眼前。这些白身青檐的建筑，随着地形水势变化而变化，与蓝天相接，与湖水相连。青藤、老树、云墙、昏鸦，她们将一弯湖水独揽怀中，连同涟漪、莲荷、香蒲，荡漾出别样风景。林则徐曾写过一副名联：“秋从天上至，水由地中行。”寥寥数语便写出勺湖园的鲜明特征。

在这些建筑之中，高大的银杏树下，有一个小小的院落，神色凝重地坐落在落日金黄之中。我曾经无数次来到这里，只为静观大大小小60余块碑刻。其中一块康熙御碑“雪作须眉”，每个字足有尺余见方。野史记载，康熙第五次南巡时，途经淮安，刚下御舟，一眼看到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，原来是告老还乡的81岁老臣刘谦吉。康熙为了安抚老臣，随即挥毫写下“雪作须眉”赐之。刘谦吉老泪纵横，感激皇恩浩荡，便摹勒于石。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，皇帝也好，老臣也罢，早已消失于历史，只有这块石头默默诉说曾经的显赫。现在，这些石头也已移至淮安府署，留下的只有满墙的斑斑印记，就像泛黄的史书册页被春风乱翻。

有湖就会有桥和亭，这仿佛是心有灵犀，否则就没有园林的韵味。勺湖园既有横卧湖面的蜈蚣桥，也有贴水而飞的曲廊和扇形的水榭，更有临于湖上的亭子。这些廊桥亭榭，遥相呼应、相映成趣。数百年前，应该会有很多文人雅客在此相聚，举头仰望明月，低头亲近湖水，平视则嫣然一笑，他们饮酒对歌，乃至通宵达旦。但现在，很少有人在这里抒情，即使有，大约也是在心里默诵吧。人们的步履总是匆匆而过，很难停下来体味平静与深沉。只有湖里的鱼儿在逍遥漫游，抑或窃窃私语，它们或许是在喟叹这座园林的前世今生。历史已远去，湖水还在，只是换了朱颜。

微风拂过，钟声隐隐传来，清脆中藏着沧桑，在整个勺湖园扩散开来，飘在天上、撞在墙上、掉在地上、落在湖里，宛若金代的杂剧越过千年流淌着。这就是来自梅岭的金天德大铜钟的声音。钟约2吨重，钟面雕着“皇帝万岁，重臣千秋，国泰民安，法轮常转”十六个阳刻楷书大字。那时的淮安是南宋与金交界的地方，金钟也悬挂于淮安北门城楼作报警用，不知经历了多少风云变幻和悲欢离合。如今，站在梅岭，空无一人，只有金钟高高地悬挂在那里，钟身锈迹斑斑，偶有掉下来的粉末，发出轻微而疼痛的声响。

越钟亭向东，过一小桥，便是一座幽静典雅的书院，即为“勺湖草堂”，原为雍正年间湖南提督学政阮学浩的书塾。门楼上方是精美砖雕，栩栩如生、玲珑剔透。草堂三面临水，屋后湖面长满形态各异的荷花，湖边有一亭，名曰“春风亭”。春风吹来湖水荡漾，胜似人间仙境。相传勺湖草堂士子中举率很高，而且操行为文，必合规矩；言语行为，各有风度，于是勺湖草堂独冠大江南北、声名远播。清代著名画家王宸画有《勺湖草堂图》，立意高古，构图雅致，气韵浓郁，虽不画人，却自见入境，展现出恬静透远的江淮水乡情趣。漫长的历史岁月，让勺湖草堂历经沧桑，当年的繁华兴盛早已化作过眼云烟，草堂庭院也已长满荒草，偶有麻雀立在几株树上叽叽喳喳，不知是否在说“未觉池塘春草梦，阶前梧叶已秋声。”

勺湖尽管有着美丽的传说，实则是因构筑淮安古城，修补取土而逐渐形成的，与淮安城历史同步，至今已有两千多年。自晋建淮安城以来，这里便工商如云屯、繁华压两京。仅先后在勺湖园修筑的庵观寺院就有文通寺、龙兴寺、文佛寺等，足见其兴盛。明代永乐帝好友姚广孝的诗“襟吴带楚客多游，壮丽东南第一州”，振奋了无数淮安人的情怀。

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。白云苍狗，卷走烟雾缭绕的尘世烟火，留下宁静的天空和朴素的大地。勺湖园用她特有的语言，诉说着跌宕起伏的前世今生，如同曲折蜿蜒的古老运河。但在我看来，她被岁月卷走的只是曾经的形态繁华，而她的文化精神却深入骨髓，因为浮华褪尽之后，留下的才是本真，这也是淮安这座水城相融城市的灵魂和个性。

邻居家走廊里有一窝燕子，它们在此安营扎寨好多年了。每年的四月，它们便会如约而至地从遥远的南方飞回来，先是在走廊周边不停地打着旋转且唧唧喳喳叫个不停，或许是跟人们打打招呼，然后便轻盈地落在它们久违的小巢里，开始又一年的新生活。

母亲常跟我讲，燕子是有灵性的鸟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奶奶是绝对不允许我伤害燕子及它的孩子的。记得每年春天燕子飞回来时，奶奶好像是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分外高兴。她常常一边做家务一边喃喃自语，小燕子回来啦！我那时问奶奶，飞回来的还是以前的那燕子吗？奶奶点点头回答，燕子记性好，它不会跑错家的，然后奶奶还会补上一句，燕子只住自己垒起的家。

一天，庄子上淘气的小伙伴不知从哪儿捉到一只受伤的小燕子，当我近距离看到这只燕子时，竟发现它是那样的无助、乞求，小小的眼睛泛出可怜的泪花。邻居家屋檐下的燕子窝很安静，显然燕子夫妻结伴出去觅食了。我和小伙伴于是突发奇想，反正邻居家的这对燕子还没有小孩子，不如就把这受伤的小燕子放在它们的窝里组成一家，或许能救它一命！傍晚时分，燕子夫妻回巢时发现了陌生的小燕子，它们不知所措，焦急地在屋檐下飞来飞去，叽叽喳喳叫个不停，而巢内那只受伤的小燕子也凄凉地叫着，听了让人同情、心碎。奶奶知道后，立马唬着我，要我站着高凳，将那只受伤的燕子取出来，让我们放在屋外高高的草垛上，等待它的爹娘来认领。夜幕降临，那只小燕子还在呻吟着等待父母认领。奶奶当时厉声地说，要把你们送到别人家生活，你愿意吗？

奶奶去世近50年，我家老房子早已翻新。新房落成的那年春天，那对燕子回到原地后，一下子找不到它们熟悉的家，先是无奈地叫了一阵子后迅速地飞了出去，没过多久，一群燕子跟它们一起飞来了。它们在我家大瓦房前窃窃私语了一阵，又急匆匆地飞走了，等到它们再次飞回来时，每只燕子的嘴里都衔着细碎的草枝，或衔着一坨春泥，原来它们又要在原地建新家了。

入夜，忙碌了一天的燕子们栖息在屋檐下，一连数天如此，直到新家落成，那些前来帮忙的燕子才安心地离去。那晚，燕子夫妻幸福地住进了它们的新家，只见两个小脑袋露在窝口，那亲密无间、相依相偎的温馨模样，让我至今难忘。

田野里的麦苗一天天变绿，长高。我情不自禁地仰望天空，盼望和等待燕子归来。

春 满 山 村　　孙华 作

难忘的启动仪式

新安小学五(7)班 孙晨怡

二月的一天，我们怀着激动而又期待的心情迈入校园，只见行知广场上一座庄重而又大气的舞台拔地而起，舞台上“回信记心间，永远跟党走”几个大字是那么耀眼醒目。原来淮安区红色故事大宣讲活动启动仪式在我们学校广场上举行。我们班在这次仪式上被选上表演诗朗诵《习爷爷回信啦》。

终于，运动员进行曲响起来了。区领导来了，“恩来星”小记者来了，全体师生来了。我们朗诵队分列舞台两侧，等待上场。面对一双双注视着我们的眼睛，我的心紧张得扑通扑通地跳起来，但一想到这几天辛辛苦苦的排练就是为了这一刻的表演，想到老师们的殷切期望与鼓励，想到熟透于心的朗诵稿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开始镇定下来，在心中默念朗诵词。

主持人首先向大家介绍了几位领导嘉宾，接下来大队辅导员陈老师带着我们一起重温习爷爷回信的内容。当听到“希望你们刻苦学习，树立理想，砥砺品格，增长本领，努力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”时，我仿佛看到习爷爷那无限关爱少年儿童的亲切脸庞，仿佛听到他对我们的殷殷嘱托。我们热血沸腾，顿感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。

轮到我们上场啦！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踏上高高的台阶，走到舞台中央。随着柔和舒缓的音乐，朗诵开始了。“风雨如磐……黄浦江畔高歌救亡！”是啊！当年日本鬼子在中华大地上烧杀抢掠，新安旅行团人小志气大，排舞剧、搞宣讲、放电影、越叠嶂，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。

“新旅的旗帜在我们心中高高飘扬……我们自豪地接过了革命的接力棒……牢记习爷爷回信精神，时代锣鼓擂出灿烂辉煌!”这时，我们举起右手，“啪”地一齐伸向右上方，眼睛注视手指，心中的热血奔腾着，激情也到达了顶点。过了一会儿，音乐停息，我们的手缓缓落下。片刻，掌声铺天盖地地向我们袭来，我们的朗诵获得成功。

宣誓环节到了，我们手握成拳，拳心朝外，一起大声宣誓：“我宣誓，牢记习爷爷嘱托，从小听党话，跟党走。刻苦学习，树立理想，砥砺品格，增长本领。争做会阅读、善思考、能自主、有担当的新时代小好汉。”那誓言铿锵有力！那誓言震天动地！

最后区领导上台讲话，希望我们讲好红色故事，传承红色基因，让人人都知道党的故事。我听了不禁暗暗点头：我一定要当好小小宣传员，讲好新旅红色故事，将新旅的光辉事迹传到千家万户，传遍大江南北。

启动仪式结束了，但我心潮澎湃。我们要坚定信念，做真正的全面发展的新安小好汉，将来为建设伟大的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

指导老师：周 娟

下 一 站

红军中学北校区九(17)班 李满欣

盛满回忆的杯子被时间摔碎，单薄的纸页载不动相思与爱，离别像一笔略过的答案，在成长的花晨夕月里化作一场辗转的梦。

我在岁月中跋涉，离别的下一站究竟是什么？

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，我反复摩挲着那张张泛黄的旧照片，照片上的老人慈祥地笑着，我的眼泪簌簌地落下。

故乡又起风了。顺着林间小路向堤上走去，阳光被枝桠切割成奇形怪状，斑驳了大地。田埂间的水塘星罗棋布，刚到堤上就隐约听见几句土味浓厚的方言。我随着爸爸在堤上穿行，看见了一条刷着蓝漆的破旧的住船——这是太爷的船。上次见太爷还是一年多前的事了，多少会有些生疏，尽管我从小在他膝下长大。

太爷是个朴素的渔民，在我的记忆中他总是穿着那件满是补丁的灰黑色布衣。太爷虽已步入花甲，身子却十分硬朗，只是耳朵不太好。他还有些驼背，远远看去像一根孤零零的苇草。太爷笑眯眯地看着我，脸上苍老的皱纹挤到了一起，我不知所措地回了个微笑。堤岸上有一棵和太爷一样年岁已高的树，光秃秃的枝干长不出绿叶，在这个温润的春天又多了几分寥落。

太爷领着我们上了船，船上到处堆着各种渔具和垃圾，我的心里泛起一阵酸涩。

爸爸把带来的东西递给太爷，嘱咐他要好好吃饭。太爷扬起眉，朝前坐了坐，像个孩子一样看着我们，显然是耳朵又不好使了，于是爸爸又大声嘱咐了一遍。太爷看我的眼神充满着宠溺，而我回报的，却只是躲闪的眼神和尴尬的微笑。那时的我真是太聪明，太娇气！我为啥不去握握太爷的枯树皮般苍老的手？我为啥不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？我为啥不替他拭去枯皱的脸上被风吹下的老泪？

走时，我与他道别，他还是那样慈祥地笑着，胜过一切温柔的话语。他的背影像一根坚强的苇草，执着地守候着水乡。那天的我，怎么也想不到，那次的离别竟成了我与太爷的最后一面。只记得听到太爷去世时的我，耳边一阵嗡鸣。

泪水“吧嗒”“吧嗒”地落在泛黄的老照片上，拭去照片上的泪痕，太爷慈祥的笑容如故，我似乎听到他对我说：“小乖乖，你长大了，就像野鸭一样尽情去飞吧！不用总是留在水边陪我！”抹去泪水，目光投向窗外的天空，一弯弦月身边豁然亮着一颗闪耀的星星。是您吗，太爷！我这弯小弦月，定会遵您的嘱托，努力飞翔，长成满月！那些时间无法愈合的伤疤，那些记忆无法抹消的痛苦，那些在风中摇曳的爱意，终将化为浩翰宇宙中的星辰。那时我们仰望夜空，离别化作心中的明星，默默守候。

时光滴滴答答地走，那个老人走进一处茫茫星海，我感慨命运的无情，但岁月告诉我：离别的下一站，就是成长！

指导老师：刘艾玉

暖 意(二章)

蔡 旭

隔 离

一个人被认定为“密接者”，就隔离在我的楼下。

于是整一栋楼，都关心起他的动静，都在祈愿他平安无事。

其实也就在担心我们自己，但愿平安无事。

我们都在同一个世界

谁都不得不逐渐明白——

关爱别人，也就是关爱自己。

距 离

我和孙子孙女分住在同一个小区的两栋楼。

疫情防控期间，他们楼上出了一位“密接者”，一栋楼就被封控了。

不能出，也不能进，立刻把我们的距离拉远，如同千山万水。

这一天，我来到他们楼下的门口。

看到社区居委会送来的蔬菜水果，分好一份份放在门口。

一瞬间，距离从无限远，缩短到无限近。

我知道，不但是我，而且还有整个社区，都和他们在一起。